

无证之罪

推理之王 1
紫金陈

著



无证 之罪

推理之王
1

紫金陈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证之罪 / 紫金陈著. —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438-9875-2

I. ①无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1637 号

无证之罪

紫金陈 著

出版人 谢清风

出品人 陈 垦

责任编辑 夏新军

装帧设计 王佳音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

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(410005)

网 址 www.hnppp.com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(200020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*1230mm 1/32

印 张 11.75

书 号 ISBN978-7-5438-9875-2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6

楔子

曾经的宁市公安局刑技处处长、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组成员骆闻，在一次出差回来后，发现妻女离奇失踪，多年来，他一直苦苦寻找妻女失踪的真相。

三年来，杭市连发多起命案，凶手每次杀人后，都在地上留下“请来抓我”四个大字，这个公然挑衅公安机关的大案顿时激起警方高层震怒，省厅领导拍桌下令缉凶，可是，专案组成立四次解散四次，始终未能破案。

在杭市打工的朱慧如长期受一当地小流氓骚扰，一次意外中，她和朋友郭羽失手将他杀死。正当两个平凡的普通人对突发状况束手无策，对是否去自首犹豫不决时，一位中年大叔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告诉他们，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解决方式。

一起原本看似简单的小流氓被杀案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警方渐渐发现，这次遇到的对手，恐怕不简单，并且，这起案子似乎与三年来不断上演的连环命案存在着某种关联。

就在警方的破案工作日渐陷入僵局时，全省闻名的犯罪逻辑学专家严良介入了调查。可当他抽丝剥茧，逐步接近真相时，他却发现，凶手的真正犯罪动机，让他不寒而栗。

目录

<i>Part 1</i> / 请来抓我	1
<i>Part 2</i> / 逻辑专家的悲剧	33
<i>Part 3</i> / 无证之罪	51
<i>Part 4</i> / 天才设计的不在场证明	85
<i>Part 5</i> / 无解的方程组	165

<i>Part 6</i> / 反证法	223
<i>Part 7</i> / 必须踩进去的圈套	271
<i>Part 8</i> / 真相的吸引力	297
<i>Part 9</i> / 天才的殊途同归	323

Part 1 | 请来抓我

1

现场都是人，五辆警车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停下。

杭市刑侦支队长赵铁民刚打开车门，探出脑袋准备下车，面前突然伸过一根黑漆漆的棍状物把他顶了回去。

“搞什么！”他叫了声，懊恼地按住被戳痛的额头重新站出来，面前立刻冒出了一排长柄话筒，把他拦住，后面跟着一堆摄像机，还没等他找出用话筒戳他的“肇事者”，话筒另一端的记者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提问：“听说这是第五起命案了，警方这次有把握抓住凶手吗？”“凶手再次留下‘请来抓我’的字条，公安局怎么看？”“关于这起案件，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？”

……

赵铁民抿了抿嘴，脸上透着几分不悦，刚出了这大案子，他正急着进现场查看，这帮记者实在烦人。

如果换做他刚当警察那会儿，面对这些人，他一定是不耐烦地嚷道：“我都没到过现场，我知道个屁啊！”那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晚的新闻节目上会出现“警察对命案线索一无所知”“命案现场突现警方咆哮帝”诸如此类的标题。

现在的他自然不会这么做，作为市刑侦支队长，现场警方级别最高的领导，保持形象很重要。

赵铁民用力咳嗽一声，拍拍手，大声道：“各位，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，请大家联系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。其他信息，无可奉告。”

他懒得跟记者纠缠，挥挥手，手下一群警察立刻上去驱散人群，层层叠叠的围观者像摩西开海般被分到两边，赵铁民带着十多个刑警快速穿过警戒线，守在里面的区公安分局的刑警连忙迎上来打招呼。

赵铁民面无表情地朝他点点头，问了句：“老陈到了吗？”

“早来了，陈法医在里面验尸。”

“嗯，”他挥下手，“那么你们的人跟我的人做一下工作交接，这案子由市局直接处理，你们分局不用管了。”

赵铁民抬眼望着四周，这里是文一西路旁的一块宽幅绿地，绿地后面是一处水泥空地，空地正中架着一个临时遮阳帐篷，里面隐约躺着一个人。帐篷旁还有几个警察在勘查。

赵铁民走到帐篷前，里面躺着一个胖子。胖子身上贴了很多测量标签。

胖子双目圆睁突出，布满血丝，意味着眼部的毛细血管全部破裂。他的上半身赤裸，胸口和手臂上有文身，显示此人大概是个“混社会”的家伙。此外，他的舌头微微向外吐出，肥厚的嘴唇中间，插着一根香烟。

“查怎么样了？”赵铁民瞧了眼蹲在尸体旁的陈法医。

陈法医用戴着手套的手，抬起尸体的下巴，指着脖子上的
一条瘀青，道：“这是勒痕，结合尸体眼部、舌头外吐等特征，可
以判断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。凶手从背后勒住死者，勒痕显示凶
手左手力量更大，是个左撇子。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 11 点到 1
点间，回去做解剖能更精确些。不过时间得抓紧了。”他抬头看
了眼天空，九月的烈日正照得厉害，“这气温，现在就开始臭了。”

赵铁民摸了下鼻子，今年夏天特别热，尸体死亡时间才八九
个钟头，就隐隐散发出一股臭味。

接着，陈法医伸手拿过一只透明物证袋，小心地取下插在
尸体嘴上的那根香烟。

赵铁民皱眉道：“又是……”

“对，又是利群牌香烟，”陈法医苦笑着摇摇头，“所有情
况和前四起案子几乎一样。离这里五六百米的草丛里，找到了凶
器，一条绳子，依旧是学生体育课常用的跳绳，两头有木柄，木
柄上有凶手留下的指纹。凶手用这种绳子从死者身后袭击，勒死
对方。杀死对方后，拿出一支利群烟，插入死者口中。随后留下
一张打印出来的 A4 纸，印着‘请来抓我’。相关物证都已经装
好了。”

赵铁民抿抿嘴，默不作声。

通常命案发生后，都是属地的公安分局负责的。

之所以这案子第一时间就从分局转给市局，并由赵铁民
这个级别的领导亲自督办，是因为分局的警察一到现场，看到
了尸体旁有张印着“请来抓我”的打印纸，又发现尸体嘴里插

着根利群烟，马上想到了这是那个三年未破的连环命案的第五起，连忙报到市局，市局和省厅的领导紧急电话沟通后，决定让赵铁民负责这次的案子。

这个连环命案非常出名，影响极其恶劣。

早在两年多前，第一起命案发生时，由于现场留下了“请来抓我”这光明正大挑衅警察的字条，瞬时引发轩然大波，媒体一度大量报道，引起省、市两级领导的震怒，省厅领导拍桌下令必须抓到凶手。

随后，省、市两级立刻成立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，结果半年后，由于案件侦破毫无进展，专案组只能解散。

谁知专案组刚解散不久，又出了第二起，除了死者和犯罪地点不同外，几乎完全重复了第一起案子的情节，同样，第二次的专案组最后也解散了。

就这样，专案组成立四次，解散四次，累计投入了几千人次的警力进行侦查，至今连凶手的基本轮廓都没有。当初领导拍桌查案也不了了之，到最后，也没领导敢拍桌了。

而到今天的第五次命案发生，赵铁民成了专案组组长。

这连环命案凶手的犯罪过程基本相同，都是用一根学生用的跳绳，从背后勒死死，随后在现场附近随手丢弃了绳子，绳子的木把手上都采集到了凶手的指纹。

几次办案中，警方对周边居民大量采集了指纹进行比对，始终未找到凶手。而案发地都处郊区，附近监控本就少，监控的排查中，尽管发现了几个“可疑人员”，但经调查均排除了犯

罪可能。

此外，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凶手每次杀完人后，都会在死者嘴里插上一根没抽过的利群烟。

凶手为什么每次杀完人后都朝死者嘴里塞上一根利群烟？

这个举动有什么意义？

是凶手想传达吸烟有害健康，还是凶手是利群公司的形象代言人？

这个问题以往专案组讨论过无数次，始终没有结论。

陈法医看着赵铁民的表情，知道他心里正在烦恼，前四次专案组同样声势浩大，却都未能破案，这次轮到他就一定能破吗？

陈法医咳嗽一声，提醒道：“这次的案子和前四次还是有几点不同的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赵铁民睁大了眼睛。

陈法医指了指死者右手边的地面。

赵铁民顺着指示望去，意外道：“地上有字？凶手写的？”

陈法医摇头：“看情形应该是死者生前最后挣扎的时刻写下的，我翻开死者右手时，看到他手里握着一块小石子，随后发现地上划的字。”

赵铁民皱着眉，凝神看了一阵，缓缓道：“木……土……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法医道：“不是木土也，一共是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写的时候重叠在一起了。我估计当时情况是凶手用绳子勒住死者，死者拼命挣扎，最后感觉逃脱不了，于是随手抓起一块石子，靠着感觉留下这最后三个字。三个字应该是‘本地人’。”

“本地人？”赵铁民又看了一阵，连连点头，“没错，是‘本地人’三个字叠一起了。既然是死者留下的，莫非是说凶手是杭市本地人？”

陈法医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身份证显示，死者名叫孙红运，是山东人，具体身份还有待调查。既然

死者不是这里人，那么本地人这三个字显然是指凶手身份了。”

赵铁民思索片刻，道：“相比前四次的线索，这次如果能确认凶手是本地人，那么排查的范围也能缩小不少。”

杭市是省会大城市，外来人口比例很大，如果能明确凶手是本地人，那么调查范围就能小一半。

陈法医道：“另外，我认为，这条线索暴露了凶手很可能与死者认识。”

赵铁民摇摇头，道：“未必，从前四次命案的调查结果看，凶手和死者是熟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死者留下本地人这三个字，有两种可能。一是死者确实和凶手认识，但关系很浅，连名字都叫不出，只知道对方是本地人，否则他大可以写下对方名字，而不是写本地人。二是死者和凶手不认识，凶手杀人过程中，说了杭市本地的方言，所以死者才知道他是本地人。”

陈法医继续道：“除了死者留下字外，还有个地方和前四次案子不同。现在死者躺的这个位置，并不是凶手一开始下手的地方。”

赵铁民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，道：“你是说，凶手杀人后再移尸到这里？”

如果是杀人后再移尸，整个犯罪包括了杀人和移动尸体两个过程，那样调查下来的线索会比单纯原地杀人多得多，案子自然也更容易破。

陈法医摇摇头，道：“人就是在这个位置被杀的，这点错不了，因为死者快死前在这里写字了嘛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我大约

还原了一下昨晚的案发经过。昨晚 11 点到凌晨 1 点间，死者走在外面的马路上，当他来到绿化带旁边时，死者开始小便，此时，凶手突然从背后用绳子套住死者，把他往这里拉，一直拖到此处，才把人勒死。前面的绿化带旁发现了尿液残留，是不是死者的尿，回去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死者的拉链处于拉开状态，说明他还没拉完，就被袭击了。但这里还有个问题，凶手从绿化带把人拖到这里，中间穿过了整个绿化带草地，大约有十米，绿地上的拖行痕迹一目了然，不过很古怪，绿地上只有死者的脚印，居然找不到一个凶手的脚印。”

“什么！”赵铁民睁大眼睛叫了起来，“你没开玩笑？凶手把人拖过绿地，居然地上没他脚印？”

陈法医略显无奈地点点头：“我也觉得很怪，可是找来找去，只找到死者被拖过来的过程中，一路上挣扎留下的脚印，半个凶手的脚印都没找到。”

赵铁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凶手把人拖了几十米，居然不留脚印，难道凶手走路可以脚不沾地？难道他会飞？

他感觉浑身一阵不自在。

3

八月已经过去，酷暑丝毫未减。

晚上7点，天光依旧大亮。

郭羽疲倦地下了公交车，往租住的小区走去。他戴着一副略显沉重的黑框眼镜，面色黯淡，身形清瘦，一看就是长期加班的苦命人。

自从大学毕业后，他到了一家私企成为一名程序员，一干就是三年。

他不是技术牛人，只是底层的小程序员。每天工作繁重，经常加班，唯一值得他欣慰的一点，每个月银行卡里会打进六千多的工资。

在这个城市生存并不容易。尽管他租的只是一套市郊的三四十平小房子，但每月依旧要为此付出一千五，此外，他还要拿出几千给农村的父母。当初他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学，家里为了供他读书，借了几万。去年父亲干活出了意外，也花了好几万。他还有个残疾的妹妹在家需要照顾。

什么都要钱，每个月的工资总是捉襟见肘，他也想过以后

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，安身立命，可是每次想了一阵，他都苦笑一番，那纯粹是做梦。

有些人生来就可以衣食无忧，有些人注定了一出生就背负了诸多压力。

所以他很珍惜手里的这份工作，他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了，尽管加班很辛苦，可是他能力有限，想要跳槽去大公司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从公交车站穿过一条街后，是小区侧门的一条路。

不远处，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当地小流氓用铁丝系住了一条土狗，那狗就四五个月大，脖子被铁丝缠住，铁丝上连着电线，两个小流氓拉着电线的另一头，开始拖着狗跑来跑去，肆意地笑着。

而那条狗，嘴巴和四肢很快就磨出了血，发出刺耳的哀叫，眼中充满惊恐。

很快，两人的行径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，众人纷纷斥责：“喂，你们干吗，这样弄狗干吗，快把狗放了啊！”

那个头上一撮染黄的小流氓不屑地回应：“这是我自己家的狗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谁他妈规定我不能弄自己家的狗了！”

郭羽经常见到这两个小流氓，据说都是本地人，原是附近农民，前几年拆迁，家里都分了几套房，从此更是游手好闲，经常在周边惹是生非，派出所也带去过几次，但因他们没犯大事，最多只是治安处罚。

郭羽出身农村，从小家里就养狗，他也很喜欢狗，若是手